

## 樟树垅茶座

## 不平凡的2024

聂俊江

清晨,被天气预警的手机短信音唤醒。点开,短信提示省内北边的两个地级市出现了大雾天气。迷糊间,扫了眼时间,猛然惊醒——12月31日,2024这部难忘的岁月篇章就将翻过它的最后一页。

按熄屏幕,放下手机,又躺回床上。虽闭上眼,却睡意全无。因脑中已架起放映设备,开始回播这个不平凡之年里那些令自己难以忘怀的场景。

2024年的帷幕,由最低气温与最大车流共同拉开。1月下旬起,邵阳出现多轮低温雨雪天气。22日夜至23日晨,全市最低气温普遍在-6.2℃至-4.2℃间。2月2日至7日,全市平均气温0.9℃,较去年同期偏低5.9℃。几乎同时,春运于1月26日启动,邵阳高速日均车流量33.4万台次,为三年来春运峰值……面对大车流和超低温

叠加的严峻挑战,以及归家心切的游子的殷切期盼,全体高速交警以队为家,将办公室搬到路面,轮番上阵,昼夜鏖战。

第一幕,背景是伸手难见五指的浓雾天气。2月9日晚,除夕夜。22时左右,辖区突起大雾,部分路段能见度骤降到不足50米。22时40分,辖区所有收费站入口陆续被管制。10日凌晨1时起,因能见度进一步降低,陆续在沪昆高速洞口、二广高速白仓等8个点位启动主干道强制分流。期间,警情不断,从9日22时至10日8时,我们共接警105起。有的驾驶人

说看不清车行道标线,不敢再往前驾驶。有的驾驶人报警,说车辆与护栏发生碰撞,但不清楚在哪个位置。最令人心悸的,是发生在沪昆高速的一起事故,报警人说有个小朋友受伤。处置民警接近事发路段时,发现能见度不足10米。受前挡玻璃光线折射影响,驾车民警完全失去了车道辨别力。副驾驶位民警降下车窗,

谢幕呢?没有。因为还有紧盯五类重点车辆的整治活动,针对酒驾、醉驾开展的“夜鹰行动”等工作。这一年,还有许多记忆深刻的场景。

2024年,每位同志都在履职尽责付出,兑现“对党忠诚,服务人民”的庄严承诺。

2025年,愿大家出行平安!

(聂俊江,任职于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邵阳支队)

## 一辈子长得很

黄三畅

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总感慨:一眨眼就过了半辈子,生命的时光无多了。

是的,时光如白驹过隙,一辈子真短!自古以来,人们总会听到这样的告诫:有生之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,别虚度光阴!但对有些人,还应该作这样的告诫:当心,一辈子长得很!

对哪些人呢?譬如,有人要过马路,不等绿灯亮起就急匆匆“大胆”闯红灯。眼看一些车辆从他身边疾驰而过,他如在激流漩涡中行走,一步一险,步步惊心。这样的人,就应该对他(她)说:以后别这样了!一辈子长得很,怎么不耐烦等待以秒计算时间的红灯转换呢?进一步说,一辈子长得很,如果为了“提前”一点点时间过马路,在闯红灯的过程中“牺牲”,那就太不划算了;如果在闯红灯的过程中被撞,那么以后的时光就太难熬了。

譬如,有人禁不起别人的怂恿,为了片刻的快感而吸毒。这样的人,就应该对他(她)说:吸不得!吸毒会成瘾,会倾家荡产!暂且不说害了家人,就你自己来说,成瘾之后或毒性发作而丧生,或成了废人,余生生不如死,太不值得。

譬如,有人禁不起诱惑,为了“一夜致富”而去“赌一把”。开头也可能得到一点甜头,但接下来是盘盘皆输,为了“翻

将身子探出车外,大声喊话提示。声音穿过凛冽刺骨的寒风,引导着警车奔赴“使命”。指挥中心的同志联系了救护车,在最近的出口处等候。庆幸的是,受伤的小朋友并无大碍。

第二幕,由处治隐患与提升本质安全担任主角。面对前期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,遇到的新难题,我们迅速以处治隐患与提升本质安全为舵盘,开启探究破题之法的航程。4月,推动开展全市高速护栏网隔离设施“大排查、大清查、大整治”行动。5月,开展全辖区反光膜整治行动、推动老旧附着式轮廓标更新,另增建同频黄闪灯400盏,亮化夜间路面,增强夜晚道路线形诱导……这套针对性、操作性强的组合拳,迅速编织成一张网,既捉住了难题,也网住了通行安全。

第三幕,是迎战“最强汛期”的考核。入汛以来,邵阳境内暴雨频发,降水量远超历史同期。辖区累计出现滑坡、坠石、严重积水的点位高达66处,超过近五年同类型险情总和。高速交警接令即动,迎着风雨前行。白天如果没有下雨,高照的艳阳下,交警们的衣衫又被汗水打湿了。但不论雨水还是汗水,都丝毫毫毫不灭高速“浇警”或“焦警”们心中的信念。

而在2024年的国庆假期,高速交警更是就近值守,只为将效率再提高一厘、让时间再缩短一分……

谢幕呢?没有。因为还有紧盯五类重点车辆的整治活动,针对酒驾、醉驾开展的“夜鹰行动”等工作。这一年,还有许多记忆深刻的场景。

2024年,每位同志都在履职尽责付出,兑现“对党忠诚,服务人民”的庄严承诺。

2025年,愿大家出行平安!

(黄三畅,任职于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邵阳支队)

## 精神家园

## 那年冬天

刘凯

敢吭声。其他同学也吓坏了,镇定点的,说要把我送医院。可医院很远,大家又身无分文,咋办?这时,有同学就飞奔去告诉班主任赵老师。其他同学只好背的背抬的抬,把我送到医院。

来到医院,赵老师见我伤成那个样子,心疼得眼泪顿时掉了下来,并连忙给我垫了医药费。

“还好,软骨没有脱落,否则腿就彻底残了,你可得感谢老师同学对你的细心照顾呀!”听完医生的话,我头皮先是发麻,接着是一股热流在心底涌起。我的眼睛湿润了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医生给我打好石膏后,嘱咐我要卧床养两个月。这下我更急了,天生爱动的我,怎能受得了如此

“禁闭”?况且我成绩那么烂,再耽误两个月,就彻底废了,我懊悔不已。

一天,我躺在床上,感到百无聊赖,只好看着玻璃上的霜花被屋里的暖空气熏得逐渐融化。这时,门“笃笃”响了。我听见母亲说:“赵老师来了!”看着赵老师慈祥关切的眼神,想着平日里的“胡作非为”,我的脸变得通红。赵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就说:“你先别急,安心休养吧。你的功课,我以后每天下午来补,决不动你落下的。大家都盼望你快点好起来呢!”平时伶牙俐齿的我,此时竟一句也说不出来,只是使劲地点头,抹泪。

从那天起,赵老师每天下午

都来给我补习,我真是感动极了。赵老师年近花甲,每天步行到我家,要走很长的路,更何况路上积满冰雪。

一天下午,外面下着大雪,赵老师进我家时,头上、身上满是雪花。我心疼地问:“赵老师,您冷不冷?”赵老师笑着说:“不冷!”能不冷吗?我明明看见他一进屋就把冻得通红的手放在嘴边哈气。赵老师回过头来问我:“今天好点了吗?我们上课吧,分数的基本性质,跟我来推导……”我听着听着,眼泪又流了出来。赵老师看了我一眼,平静地说:“听不懂?慢慢来就好了。”

外面,雪还在静静地落下。时光在赵老师的讲解中悄悄流逝,天很快就暗了。我和母亲挽留赵老师吃晚饭。赵老师说:“不了,天黑就更难走了。”话音一落,赵老师就推开屋门。只见一阵冷风刮来,赵老师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他顿了顿,就冒着风雪向学校走去。

(刘凯,武冈人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

## 落日余晖

曾晓红 摄

双清  
SHUANGQING

青春思故地,移步儒林城。  
油茶糯米酒,最重苗乡情。

## 歌词展播

## 步城(外一首)

石争光

曾经你一寨一寨修筑你的城,  
而今我一步一步走进你的城。  
你的村里住着千年不倒的树,  
你的城里吹着草原不老的风。

看着你一桥一桥连接每个村,  
守护我一步一步贴近你的心。  
你的村里淌着四季清澈的水,  
你的城里嵌着山歌六月六的魂。

步城步城,步步为营步步赢,  
方寸之地竟立功。  
步城步城,步步有景事事成,

## 寻梦“绿洲”

人间净土,绥之以宁。  
今之绿洲,昔之徽城。

从梅口吹来的风它告诉我,  
每年的四月八你在等我。

我从远方赶来赴你的姑娘节,  
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。

穿过黄桑坪的风请慢些走,  
那一片铁杉林你在等我。  
等那红色蜻蜓往童年梦里飞,  
我用奔跑告诉你我不回头。

吹过上堡的风也吹向我,  
唱着山歌的苗侗姑娘走近我。  
我们跳花跳月跳傩戏,  
我用歌声回答你我我不走。

远山蓝蓝近山青,唱起山歌唤山神。  
生生世世不离分,唱着山歌念故人。  
(石争光,任职于新邵县人大)

## 人物剪影

## 爷爷和剃头匠

周海容

当然,顺带把胡须也给一并剃光。有时候李师傅不留神,刀片走了眼,竟剃出一道血印。“哎呀,你个死鬼,尽做鬼事!”爷爷边笑边责备李师傅。李师傅呢,竟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两元钱的剃头费,李师傅是从不都收的。爷爷也不提钱的事。你猜怎么着?因为每次剃完头,李师傅都要在我爷爷家吃一餐饭,这两元钱就算是抵了。

你看,爷爷的厨房里开始冒着浓浓的柴火烟。我一般不敢在爷爷厨房里待久了,因为里面烟雾多,呛得很。但我爷爷不怕,他每天都在厨房里翻弄着一日三餐。

个把小时的工夫,爷爷和李师傅就开始吃饭了。爷爷到里屋倒上二两米酒,两人一人一半。菜呢,有时候是冬瓜和豆腐,有时候是南瓜和豆腐。反正豆腐经常有,大概是因为豆腐便宜又比较好拿得

出手的缘故。有时候碰上自己有种的当季的蔬菜,茄子啊,辣椒啊,四季豆之类的,也就这么一锅煮着。一碗菜也看不到几滴油腥子,菜汤倒是有一大碗。爷爷也极少去找什么新鲜的好菜来,更别说猪肉了。不过应该也买过一两回猪肉,我好像记得爷爷还杀过鸡款待过李师傅。

那时候村里的人都说我爷爷傻,两元钱抵一餐饭划不来。这么简单的道理哪个不懂?我也有这种感觉,尤其是爷爷如果还杀一只鸡的话。那时候我就劝过爷爷,要他直接给两元钱好了,不要请吃饭。我爷爷就是傻得很,不听劝。后来很多次,每当我看到李师傅来我爷爷家,我就对他产生莫名的敌意,想着他又来蹭饭了,想占我爷爷便宜,越想越气。

那天,夕阳斜照在爷爷的柴堆上,将门前的柿子树的影子拉得

很长很长。李师傅抄着他的剃刀,不紧不慢地在爷爷头上蠕动。我爷爷微微闭上双眼,很是享受。

“好了,老家伙!”李师傅取下罩布,拿个海绵刷子在爷爷颈后胡乱地扫着。然后从爷爷的柴灶上倒来一盆热水,给爷爷把头发洗了。接着,李师傅收拾好剃头的工具,拍拍身上的碎头发,和我爷爷说了一声:“走啦!下个月再来!”我爷爷笑呵呵地回应:“要得!”没走几步,李师傅又回过头来加一句:“下次准备点好菜!”加上这句,我心里又开始怨恨他了,为我爷爷打抱不平。

这样熟悉的场景持续了好些年。后来,爷爷走了,门前的柿子树在那一年也突然不再发芽长柿子了,李师傅也慢慢消失了。

多年以后的某个傍晚,我来到爷爷的老宅,只见屋檐上蜘蛛网结了一层又一层,门前空地上长满了荒草。蝉立在屋前的树枝上鸣叫。屋顶的瓦滑落下来,摔成许多碎片。我又想起了李师傅给爷爷剃头的场景。或许,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真切地温暖着对方。

(周海容,任职于邵阳市五中)

小区楼下的超市开了一家“十元快剪”小店,因其价廉让我突然想起爷爷和剃头匠的故事。

爷爷出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他一生命运多舛,但好在天生乐观。我奶奶走得早,爷爷一个人单身了很多年。打我记事起,我和爷爷就分开了,他一个人住在四排的红砖屋。爷爷以抗美援朝退伍军人的身份,每个月可以领到国家的一小笔生活补助,具体多少我不得而知。

爷爷每个月要理一次头发。剃头匠是一位姓李的师傅,中等个子,脸上坑坑洼洼的,还长了麻子。他以剃头为生,整年在外奔走,给人家上门服务,剃一个头两元。

李师傅每个月会如期来给我爷爷剃头。他每次来,爷爷都很开心,好像接待许久未见的亲人,又是端茶又是摆凳的,亲切得很。这位李师傅呢,也是毫不生分,二话不说就架好椅子,简单地在爷爷身上围一块布,准备剃头。他边剃边同爷爷聊天,聊村里的近况、庄稼的收成……聊得没完没了。不一会儿工夫,爷爷的头就剃好了,光秃秃的。